

廣東肇慶粵方言句末助詞“咯 [lɔk³]”的時體意義和語氣功能

徐毅發

香港科技大學

提要

本文詳細描寫廣東肇慶粵方言對應於普通話“了₂”的句末助詞“咯 [lɔk³]”的時體意義和語氣用法。“咯”的核心時體意義可概括為“表示事態變化”，它不能表達普通話“了₂”的“單獨的過去事件”的意義。“咯”有多種表達語氣的使用方法，如可與表確定語氣的助詞“個”共現表達說話人的判斷或認識。“咯”與普通話“了₂”在多種語氣功能上構成不完全對應的關係。時體助詞“咯₁”和語氣助詞“咯₂”分別對應於表“時間”和“感情”的助詞類別。

關鍵詞

句末助詞，粵方言，“了₂”，事態變化，語氣功能

1. 引言

本文描寫廣東肇慶粵方言句末助詞“咯 [lɔk³]”的時體意義和語氣功能。肇慶市位於廣東省的西部，西連廣西省梧州市，東接佛山市；肇慶市城區（端州區、鼎湖區、高要市區）通行廣府片粵方言，德慶、封開、廣寧、懷集等縣以說粵方言為主，屬粵語勾漏片（詹伯慧主編 2002: 119, 168）。本文描寫的肇慶粵方言（俗稱“肇慶話”）特指通行於肇慶市城區的粵方言。¹

肇慶方言的“咯”是一個與普通話句末的“了”（通常稱為“了₂”）的用法大致對應的句末助詞。“咯”具有根句（root clause）的特徵，只能出現在小句或句子末尾，後面必須有停頓，不能出現在內嵌小句（embedded clause）中：

- (1) 我吃完飯咯。（我吃完飯了。）
- (2) 我吃完飯咯，渠都未返。（我吃完飯了，他還沒回來。）

¹ 肇慶話有聲母 18 個，韻母 84 個，聲調 8 個，調類和調值分別是：陰平 55、陽平 21、陰上 35、陽上 13、陰去 33、陽去 52、陰入 5、陽入 3（參看詹伯慧、張日昇 1998: 7–10；邵宜、詹伯慧、伍巍 1997）。

- (3) 我吃完飯(*咯)個時,渠都未返。(我吃完飯的時候,他還沒回來。)
- (4) 我吃完飯(*咯)就去散步。(我吃完飯就去散步。)

與普通話的“了₂”相似,肇慶方言的“咯”除了表達時體意義之外,也有一些用法屬於語氣功能,例如:

- (5) 唔好等渠咯。(別等他了。)
- (6) 阿爺最中意吃魚生個咯。(爺爺最喜歡吃生魚片了。)²
- (7) 到時渠會搵你個咯。(到時他會找你的。)
- (8) 我夠想發達咯,要得得口[kə⁵⁵]!(我也想發財呀,要可以才行呀!)

“咯”的這些語氣詞用法,有的與普通話的“了”完全對應,有的是部分對應,有的在普通話中則不能用“了”表達。據筆者瞭解,目前已有研究對香港或廣州粵語中對應於普通話“了₂”的句末助詞“喇[lə³³]”著墨較多,但對於廣府片粵語其他方言的“了₂”成分研究相對薄弱。同時,已有研究亦尚未細緻地比較粵語中相當於“了₂”的句末助詞在時體和語氣功能上與普通話“了₂”的異同。本文將詳細描寫肇慶方言“咯”的時體意義和語氣功能,探討廣府片粵語中的“了₂”成分相對於普通話而言的共性和個性。

本文語料主要來源於作者自省和對日常家庭會話的記錄。本文的標音採用國際音標(IPA)。廣州/香港粵語句末助詞的用字在現有文獻中不完全一致,今按通行面較寬的語音-字形對應關係,將與本文討論關係較密切的三個廣州/香港粵語的l-聲母句末助詞分別記為:“喇[lə³³]”、“嘞[lək³³]”和“咯[lək³]”(後兩者在肇慶方言中亦使用),一些引自他文的例句在原文中可能使用不同的漢字,本文為閱讀方便均統一採用上述語音-字形對應關係。

2. 肇慶粵方言“咯”的時體意義

2.1. 先行研究

先行研究對廣州和香港粵語的句末助詞“喇[lə³³]”表示的語義已有較多論述。張洪年(2007 [1972]: 184-186)歸納了“喇”的六種用法,其中與時體意義有關的有兩種,一是表示“新情況的開始”,包括“說話人本來沒注意到,到現在才察覺的新情況”,如“落雨喇(下雨了)”;二是與動後助詞“咗”搭配表示動作的完成,如“吃咗飯

² “個”的語音形式為[kə³³],與量詞“個”同音,兼有領屬標記和句末助詞的功能,詳見3.2.1節。

嘍（吃了飯了）”。³ Yiu (2001) 將“喇”看作非完整體 (imperfective aspect) 標記，具體而言表示起始體 (inchoative)， “喇”表示對新狀況出現的預期，或強調狀態的變化。Kwok (1984: 46–47) 認為“喇”表示一個動作或狀態正在開始、已經開始、將會開始或已經結束，⁴ 包括的範圍更加廣泛。

范曉蕾 (2020) 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將普通話“了₂”的時體功能 (語義) 分為四種，分別是：“變化” (如“小王到家了”)、“單獨過去” (如“我昨天到張家去了”)、“近過去” (如“你看，他吃東西了”) 和“近將來” (如“我寫作業了，你不要吵”)。下面我們將會說明，肇慶粵方言的“咯”可以表示“(已經結束的) 變化”、“近過去”和“近將來”這三種意義，而不具備“單獨過去”的功能。最後，本文主張至少在肇慶粵方言中，以上“近過去”和“近將來”功能都可以歸併為“變化”義，“咯”的核心時體意義可以概括為“表示事態變化”。本章討論所用的情狀類型 (situation types) 劃分主要依據 Vendler (1967 [1957]) 和 Smith (1997 [1991])；“事態時間 (event time)”、“參照時間 (reference time)”或“主題時間 (topic time)”和“說話時間 (utterance time)”的時體意義分析框架則綜合了 Smith (1997 [1991]) 和 Klein (1994) 的時體理論體系。

2.2. “咯”的核心時體義：表示事態變化

2.2.1. “V (啲) 咯”表示已經結束的事態變化

在肇慶方言中，與普通話的“了₁”和廣州話的“咗”大致對應、表示動作完成的動後助詞是“啲 [tu⁵⁵]”。⁵ “咯”與“啲”構成的“V 啲 (O) 咯”格式用於表達在參照時間為止已經結束的事態變化。當 VP 表達的事件屬於活動類情狀 (activity) 時，“V 啲咯”表示該動作已經發生、並在參照時間已經結束，例如：

- (9) 渠遊啲水咯。(他游了泳了。)
- (10) 渠琴²日晏晝三點遊啲水咯。(他昨天下午三點鐘(已經)游了泳了。)
- (11) 渠睇啲書咯。(他看了書了。)

³ 張洪年 (2007 [1972]: 187) 將“嘍 lo”和“喇 la”等語音形式看作同一個助詞的不同變體。

⁴ 原始文本：“La33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aspect, and is used to indicate that an action (or a certain situation) is beginning, has begun, will begin, or has ended, and so on.” (Kwok 1984: 46–47)

⁵ 肇慶方言的“啲”沒有實詞用法，除了做完成體標記之外，還可與含靜態特徵的動詞搭配充當持續體標記，如“坐啲，唔好走開” (坐著，別走開)，“個阿姨抱啲個細蚊仔” (那個阿姨抱著一個小孩)。筆者推測“啲”可能來源於“到 [tou³³]/ 倒 [tou³⁵]”，詳情請參看徐毅發 (待刊)。

對於“狀態 (state)”類情狀，性質形容詞和靜態動詞與“V 啱咯”搭配的情況不盡相同。性質形容詞可以構成“A 啱咯”格式，表示某個狀態在更早一段時間之前沒有實現，但在參照時間已經實現。例如：

- (12) 筐花高啱 (好多) 咯。(這株花長高了 (很多了) 。)
 (13) 我個肚臍細啱 (好多) 咯。(我的肚子變小了 (許多了) 。)
 (14) 隻蘋果爛啱咯, 唔好吃咯。(這個蘋果壞了, 別吃了。)
 (15) 啲蕉熟啱咯, 可以吃咯。(香蕉變熟了, 可以吃了。)
 (16) 碗湯凍啱咯, 加返熱先飲啦。(這碗湯已經涼了, 加熱再喝吧。)

一些靜態動詞的過程結構無內在終結點，如表示判斷的“係_是”和表示處所的“喺_在”，這些動詞與要求有終結點的“啱”不兼容，故不能進入“V 啱(O) 咯”格式表示某狀態的實現；如果要表達這個意思，可以採用“V(O) 咯”格式：

- (17) a. * 阿成係啱老師咯。 b. 阿成係老師咯。(阿成是老師了。)
 (18) a. * 阿明喺啱屋企咯。 b. 阿明喺屋企咯。(阿明在家裡了。)

當 VP 表達“完結 (accomplishment)”類情狀時，“V (啱) 咯”表示在參照時間，動作的結果階段或目標階段 (target state) 已經實現，並且動作已經結束。這時“啱”的出現是可選的，出現與否不會影響句子的語義解讀，例如：

- (19) 我行到 (啱) 山頂咯。(我走到山頂了。)
 (20) 我做齊 (啱) 作業咯。(我做完作業了。)
 (21) 我寫好 (啱) 封信咯。(我寫好那封信了。)
 (22) 我洗淨 (啱) 件邋邋衫咯。(我把那件髒衣服洗乾淨了。)

以上幾例的參照時間都與說話時間基本重合。這個參照時間也可以是過去的某個時間點，例如：

- (23) 我上個禮拜寫好 (啱) 封信咯。(我上個星期寫好這封信了。)
 (24) 我琴²晚九點做齊 (啱) 啲作業咯。(我昨晚九點做完那些作業了。)

當 VP 表達“達成 (achievement)”類情狀時，“V (啱) 咯”表示在參照時間，該動作已達到結果狀態。表示這個意義時，除了某些動詞 (如表示到達義的位移動詞“到”) 之外，“啱”的強制性都比較高，例如：

- (25) 嗰 [kɔ⁵²] 這筐花死啲咯。(這株花死了。)
(26) 嗰墜墜_{倒塌} 啲咯。(這堵墻塌了。)
(27) 嗰只表停啲咯。(這塊表停了。)
(28) 我到(啲)山頂咯。(我到山頂了。)

表示活動、狀態、完結和達成類情狀的謂詞性成分，都可以進入“V 啲(O) 咯”格式表示某事態在參照時間之前已經實現，這種狀態變化到參照時間為止已經結束。具體來說，活動、狀態和達成類情狀加“咯”表示該事態變化已經實現並且結束，其中“啲”的出現強制性比較高；⁶ 對於完結類情狀，“啲”的出現則是可選的。

有一些動詞的情況比較特別。“瞓_{睡覺}覺”從詞彙語義上看符合“活動”類情狀的時間過程特點，它有一個起始點和一個勻質的延續段，也有一個 Smith (1997 [1991]: 23) 所說的“任意終結點 (arbitrary endpoints)” (某個人某次的睡眠持續時間可長可短)。不過，“瞓啲覺咯”一般却並不表示“睡覺”的動作已經完成並結束，而常常表示該動作已經開始、並且“睡覺”的狀態還在延續，例如：

- (29) 甲：唔該阿成喺_在唔啲嗰 [kɔ³⁵] 這裡啊？(請問阿成在這裡嗎？)⁷
乙：渠瞓啲覺咯，你有乜嘢事呢？(他睡覺了，你有什麼事呢？)

在這個對話中，“渠瞓啲覺咯”是指“渠”在說話時間之前的某個時間已經開始了“睡覺”的動作，並且在說話時間時該動作仍在持續。這種解讀可能是由“睡覺”這個動詞的“過程結構” (郭銳 1993) 的特點導致的。“睡覺”的過程結構包含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沒有入睡”到“入睡”的狀態改變，第二個階段是“入睡”的狀態持續。當“瞓覺”進入“V 啲咯”格式 (構成“瞓啲覺咯”) 時，它聚焦於從“沒有入睡”到“入睡”的第一個階段，這個狀態變化在參照時間之前確實已經完成並且結束，其實是符合“V 啲咯”的基本時體意義的。而其他活動動詞如“游水_{游泳}”、“睇書_{看書}”、“做作業”等與“瞓覺”不同，這些動詞的過程結構中不包含動作之後進入

⁶ 根據范曉蕾、陳建榮 (2022 [待刊])，香港粵語的“咗”的強制性總體上高於北京話的“了₁”，集中體現在若粵語的“喇”句若敘述現實性的有界事件時，“咗”一般需要出現，構成“咗……喇”的組合，而北京話的“了₂”句則往往可以不出現“了₁”。

⁷ 肇慶話的近指代詞為“嗰 [kɔ⁵²]” (陽去調)，如“嗰 [kɔ⁵²] 個人 (這個人)”、“嗰 [kɔ⁵²] 度 (這裡)”。另有一個語音形式“嗰 [kɔ³⁵]” (陰上調)，意思是“這裡”，如：“坐喺嗰 [kɔ³⁵] 唔好鬱” (坐在這兒別動)，“渠唔喺嗰 [kɔ³⁵] (他不在這兒)”。結合語音和語義來看，這個“嗰 [kɔ³⁵]”有可能是近指代詞“嗰 [kɔ⁵²]”加上表示小稱的高升變調後形成的語音形式，平行於普通話的“這兒” (同樣表示處所)。

某個狀態的持續階段，因而動作實現並結束之後，該動作就完全結束。這樣就可以將“睡覺”這一類動詞進入“V 啱咯”表示的語義與其他“V 啱咯”格式統一起來。

2.2.2. “V (O) 咯”表示即將開始的事態變化

當動後表示完成的“啱”不出現時，動詞（短語）加上“咯”構成的“VP 咯”有可能表示某動作即將開始，或某狀態變化即將發生。例如：

- (30) 我瞓覺咯，得閑再傾_{聊天}過啦。（我睡覺了，有空再聊吧。）
 (31) 我做作業咯，你唔好嘈我。（我寫作業了，你別吵我。）
 (32) 隻蕉爛咯，快滴吃啱渠啦。（香蕉快爛了，快點把它吃了吧。）
 (33) 碗湯凍咯，刺聲飲啱渠啦。（湯快涼了，快點把它喝了吧。）

以上例子的“VP 咯”在 VP 之前可以出現表示意圖或意願的動詞“要”，或表示某事態將要發生的“就來_{就要}”，⁸但“要”或“就來”的出現是可選的。

從相應的普通話翻譯可見，普通話的“了₂”也可以表示某事態即將開始，已有研究將普通話“了₂”的這種用法概括為“展望體（prospective aspect）”（望月圭子 2000），“最近將來時”用法（陳前瑞 2005）或“近將來”功能（范曉蕾 2020）。下面我們來看這種功能的一些句法限制：

第一、相當於“了₁”的動後助詞“啱”不能出現，否則只能得到變化已經發生的解讀，例如：

- (34) a. 渠走咯。（他要走了。） b. 渠走啱咯。（他已經走了。）
 (35) a. 我做作業咯。（我要寫作業了。） b. 我做啱作業咯。（我寫了作業了。）

第二、“V 咯”對 V 的情狀類型甚至語義類別都有較多限制。范曉蕾（2020）觀察到普通話表近將來的“了₂”偏向搭配動態 VP，並且，和“了₂”搭配的 VP 多指人們熟知的常規活動，如“睡覺、吃飯、起床、掛電話、下雨”等。肇慶方言的“咯”表示即將開始的變化時，除了可以搭配這些表示常規活動的動態 VP，也可以適用於某些恆常性較弱的形容詞，如例（32）（33）的“爛”和“凍”等。

第三、表示近將來意義的“咯”比較排斥表示過去的時間詞。若主題時間和事態時間都在說話時間之前，那麼很難得到某事態“即將開始”的解讀。如以下例（36b）

⁸ 肇慶話的“來”的白讀音為 [loy²¹]（端州區）或 [lui²¹]（高要區），音同“雷”；文讀音為 [loi²¹]。

中出現了表示過去時間參照的“琴晚八點”，這時“我做作業咯”很難得到“我即將開始做作業”的解讀（比較（36a））：

- (36) a. 我做作業咯，你唔好嘈我。（我寫作業了，你不要吵著我。）
b. ?琴²晚八點個時，我做作業咯，渠仲打個_{在這}嘈我。（?昨晚八點的時候，我寫作業了，他還在吵著我。）

若要表達在過去某個時間內將要做某事，一般要借助其他動詞，如“準備”：

- (37) 琴²晚八點個時，我準備做作業咯，渠仲打個嘈我。（昨晚八點的時候，我準備寫作業了，他還在吵著我。）

2.2.3. “V 咯”表示剛剛開始的事態變化

普通話的“了₂”還可以表示某事態變化在參照時間（通常與說話時間重合）剛剛開始，並且在參照時間內仍在進行、還沒有結束，范曉蕾（2020）將其概括為“近過去”義。肇慶話的“咯”也具有表示某事態變化剛剛開始的功能，例如：

- (38) 你睇，渠做作業咯。（你看，她寫作業了。）
(39) 你睇，渠頭先哭到唔知幾大聲，而今耍玩具咯。（你看，她剛才哭得不知道多大聲，現在在玩玩具了。）
(40) 碗湯合飲咯，刺聲去飲啲佢啦。（這碗湯（溫度）適合喝了，快去喝了它吧。）

以上幾個例子中，參照時間都與說話時間重合。如果參照時間是在說話時間之前，句子接受度較低，很難得到“在參照時間，某事態剛剛開始”的解讀：

- (41) ?琴晚我去搵渠個時，渠做作業咯。（?昨晚我去找她的時候，她寫作業了。）
(42) ?琴日我去睇渠個時，渠耍玩具咯。（?昨天我去看她的時候，她玩玩具了。）

“咯”的這種表示事態剛剛開始的用法，還可以與表示進行體的“緊 [ken³⁵]”共現，⁹表示某事態在參照時間前剛剛開始，在參照時間仍在進行。例如：

- (43) 你睇，渠做緊作業咯。（你看，他在寫作業了。）
(44) 你睇，渠頭先哭到唔知幾大聲，而今耍緊玩具咯。（你看，她剛才哭得不知

⁹ 肇慶粵語的“緊 [ken³⁵]”和香港/廣州粵語的“緊 [ken³⁵]”用法大致相同，表示某事態正在進行。

道多大聲，現在在玩玩具了。)

(45) 落緊雨咯，快滴收衫啦。(在下雨了，快收衣服吧。)

2.2.4. “咯”不能表達“單獨的過去事件”之功能

普通話“了₂”的第四個功能是表示“單獨過去”。它表示某個事件在過去某個時間發生，並在說話時間之前已經結束，這種用法接近於趙元任(Chao 2011 [1968])提出的“單獨的過去事件(isolated past event)”，例如：

(46) 我昨兒到張家吃飯了。(Chao 2011 [1968]: 801)

(47) 那天我也去聽了。(Chao 2011 [1968]: 801)

(48) 兒子剛才幹啥了？——他看《星球大戰》了，沒幹正事。(范曉蕾 2020)

與“了₂”表示“事態變化”義不同，以上三個例句只是單純地報道說話時間以前發生的某個事件，並非表示該事件在參照時間經歷了從不存在到存在的狀態變化，在上下文語境中交談雙方也並沒有關於該事件在參照時間從不存在到存在的變化的預期。

肇慶話的“咯”不能表達“了₂”的“單獨過去”的功能，這種功能在肇慶話中對應為零形式或者句末助詞“來 [loy²¹]”。如以下兩組對話：

(49) ——你剛先_{剛才}去_了哪₁邊_度哪_裡來呢？(你剛才上哪兒去了？)

——我頭先去哪買菜(*咯)。(我剛才買菜去了。)

(50) ——你琴_日做_咗哪_乜什麼來呢？(你昨天幹什麼了？)

——我琴_日睇_咗哪_部電影(*咯)。(我昨天看電影了。)

在以上兩組對話中，問句裡的“來”不能被替換為“咯”，答句裡也不能出現“咯”，否則答句會顯得奇怪。其原因是，“咯”表示事態變化義，當上述答句中的“咯”出現時，句子隱含了“我剛才去買菜”和“我昨天看那部電影”這兩個事件在參照時間經歷了從沒有發生到已經發生的狀態改變；而問句僅單純詢問在過去發生的某個事件，並沒有關於該事件可能從沒有發生變為已經發生的預期，因而答句用“咯”會顯得奇怪。

2.3. “V(啲)咯”的否定和疑問形式

以上介紹了肇慶粵方言“咯”的時體意義，本節說明“咯”對應的否定和疑問形式。張洪年(2007 [1972]: 184)認為香港粵語的“喇 [la³³]”對應的否定詞形式是“未”，相應的是非問句形式是“VP 未”，所舉例子為：

- (51) 落雨未？（下雨了嗎？）——落雨喇。（下雨了。）——未落雨。（還沒下雨。）
(52) 入得未？（可以進來了嗎？）——入得喇。（可以進來了。）——未入得。（還不能進來。）

Chao & Mui (1999) 則認為動後助詞“咗”與“未”對應，兩者的分佈是互補的，在句法層級上佔據體貌短語 (AspectP) 的位置。

在肇慶方言中，“V 咯”或“V 啲咯”對應的否定形式是“未”，對應的是非問句形式是“VP 未？”，無論“咯”表示的是已經實現並結束的事態變化還是即將開始的事態變化：

- (53) a. 你游啲水未？（你游泳了嗎？）
b. 我游啲水咯。（我游了泳了。）
c. 我未游水。（我還沒游泳。）
(54) a. 你做齊作業未？（你寫完作業了嗎？）
b. 我做齊作業咯。（我寫完作業了。）
c. 我未做齊作業。（我還沒寫完作業。）
(55) a. 渠做啲老師未？（他當老師了嗎？）
b. 渠做啲老師咯。（他當老師了。）
c. 渠未做 / 係老師。（他還沒當老師 / 還不是老師。）
(56) a. 你瞓未？（你要睡了嗎？）
b. 我瞓咯。（我睡覺了。）
c. 我未瞓（住）。（我先不睡。）
(57) a. 你上課未？（你要上課了嗎？）
b. 我上課咯。（我上課了。）
c. 我未上課（住）。（我還沒上課。）

根據已有研究，廣州 / 香港粵語的否定詞“未”除了斷言某事態到參照時間為止沒有發生之外，還隱含了說話人對該事態在參照時間之後將會發生的預期 (Matthews & Yip 2011 [1994]: 252–253, Yiu 2001, 單韻鳴 2020)，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還沒……” (鄧思穎 2015: 51) 或英語裡的“not...yet” (Matthews & Yip 2011 [1994])。從“咯”對應的否定形式和是非問句的形式為“未”，可以反觀“咯”表示的事態變化義還包含一定的預期義，即“咯”往往不是憑空地報道某個事態的實現，而是隱含了說話人對該事態實現的預期，或至少在語境中激活了對該事態實現的預期。例如，在以下例 (58) 中，甲的問句採用了“VP 未”，這個發問激活了對話中對於“阿成瞓覺_{睡覺}”這個事件的發生的預期，這時乙的肯定性回答一般要用“V 啲咯”，其中“咯”

不能隱去；在例（59）中，甲的問句是中性的“A-not-A”正反問句，並沒有激活關於阿成做某事的預期，這時乙的回答更接近於報道一則新信息，這時“咯”的出現是可選的，如果“咯”出現，那麼句子會隱含“已經睡了”的意思。

(58) 甲：阿成瞓咗未啊？（阿成睡了沒？）

乙：a. 佢瞓咗咯。（他睡了。）

b. * 佢瞓咗。（他睡了。）

(59) 甲：阿成喺唔喺度啊？（阿成在這裡嗎？）

乙：a. 佢瞓咗喎，有乜嘢事啊？（他睡了，有什麼事？）

b. 佢瞓咗咯喎，有乜嘢事啊？（他（已經）睡了，有什麼事？）

“V 咗咯”包含“已經……”的預期義，還體現在某些動詞很少進入“V 咗咯”格式，或這樣搭配時語義顯得奇怪，例如動詞“笑”。一般情況下，某個人“笑”不是一件常見的可預期的事件，所以例（60）的接受度不高；但如果提供一個對某個人“笑”可能產生預期的特殊語境（如在一個輪流“笑”的遊戲中），這時句子的接受度就可以提高：

(60) ? 渠笑咗咯。（他已經笑了。）

(61) 渠笑咗咯，到你咯！（他已經笑過了，到你了！）

此外，當副詞“已經”出現的時候，句末的“咯”一般強制出現，若不用“咯”句子的接受度較低，有一種話還沒有說完的感覺（即“完句性”較差），例如：

(62) a. 佢已經走咗咯。（他已經走了。）

b. ? 佢已經走咗。

(63) a. 我個仔已經返大學咯。（我兒子已經上大學了。）

b. ? 我個仔已經返大學。

以上例子反映出“V（咗）咯”表示的變化義還隱含“已經”義，與說話人的預期有關；它對應的否定和是非問句形式分別是帶有說話人預期的“未 VP”和“VP 未？”。

2.4. 小結

本章以范曉蕾（2020）界定的普通話“了₂”的四種時體功能為框架考察了肇慶粵方言“咯”的時體意義，發現“咯”的時體意義包括表示已經結束、即將開始以及剛剛開始（並持續）的事態變化，但不能表示“單獨過去的事件”，其時體語義可進一

步概括為“表示事態變化”。本文主張“咯”的上述幾種時體意義可進一步歸納為“事態變化”，主要理由是在具體的語言使用中，“V 咯”表示某個事態變化是“剛剛開始”還是“即將開始”有時不容易劃分，這種不易劃分與其說是“歧義”，不如說是“咯”所表示的事態變化義的“模糊性”或“可塑性”。例如：

(64) 落雨咯，快啲出來收衫啦。（下雨了，快點兒出來收衣服吧。）

這句話既可以用於“下雨”這個事態“剛剛開始”的語境，如說話人已經看到窗外的雨滴、聽到下雨的聲音等；不過，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語境，如說話人看到窗外烏雲密布、聽到陣陣雷鳴，但“下雨”的狀態還沒真正發生。以上兩種情況，一種代表事態“剛剛開始”，一種代表“即將開始”，但在以上兩種情況下說出上句完全是合乎語法且恰當（appropriate）的。

過去不少研究都認為香港/廣州粵語的“喇 [la³³]”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了₂”。從本文的分析來看，在時體意義方面，肇慶粵方言的“咯”與普通話的“了₂”功能相同的部分都是與“事態變化”有關的用法（表示已經結束、即將開始或剛剛開始的變化），而普通話“了₂”與事態變化無關的表示“單獨的過去事件”的功能，在肇慶方言中則不能用“咯”表達，而是用“來”或零形式。筆者注意到，Kwok（1984: 46-47）在分析香港粵語“喇”的功能之前，亦回顧了Chao（2011 [1968]）所指出的普通話句末“了”所表示的“單獨的過去事件”的用法，但在其對粵語“喇”的語義概括中，並未包括這一項功能。范曉蕾（2020）則明確地指出，廣府粵語的“喇”不具有普通話“了₂”的表示“單獨過去”的時體功能。肇慶粵方言“咯”的時體用法支持Kwok（1984）和范氏的以上分析。

3. 肇慶粵方言“咯”的語氣功能

3.1. 先行研究

普通話的句末“了”有一些用法與時間無直接關係，應屬於表達語氣的用法，如Chao（2011 [1968]）認為“了”可以表達“響應新情況的命令（command in response to a new situation）”，如“吃飯了！”！，也可以表示“顯然如此（obviousness）”，如“這個你當然懂了！”！“再好沒有了！”（Chao 2011 [1968]: 801-802）。香港粵語的“喇 [la³³]”也有一些用法屬於語氣范疇。根據張洪年（2007 [1972]: 185）的歸納，香港粵語“喇 [la³³]”與語氣有關的功能主要有兩種，一是“表示肯定的語氣”，如“係喇，就係佢喇！（對了，就是他了！）”，二是“表示懇求或命令”，如“唔好咁百厭喇，要聽話喇。（別那麼頑皮了，要聽話。）”。另外，香港粵語裡也有一個句末助詞“咯

[lak³]”，主要表達一種決定性 (definitive) 語氣，如“我夠係咯！（我也是啊！）”（Kwok 1984, Matthews & Yip 2011 [1994]: 403），不過它的句法分佈和語義功能與肇慶粵方言的“咯”不完全對應。

目前粵語句末語氣助詞的研究多集中在香港 / 廣州粵語，尚未有研究系統地描寫過肇慶粵方言“咯”及其相關語氣助詞形式（如“嘞 [lak³]”）的用法。下面我們先參考以上普通話和粵語句末“了₂”成分的先行研究介紹肇慶粵方言“咯”的語氣用法，然後比較普通話句末“了₂”與肇慶粵方言“咯”的對應關係。

3.2. “咯”表示語氣的用法

3.2.1. 表示說話人的觀點或判斷（“……個咯”）

肇慶話的“咯”可以出現在表示判斷和確認語氣的句末助詞“個”後面，這兩個助詞連用構成的“……個咯”格式表示說話人的判斷，這種判斷可以是陳述一個事實的斷言，也可以是說話人的推測，例如：

- (65) 我最中意吃榴蓮個咯。（我最喜歡吃榴蓮了。）
 (66) 渠最中意耍玩具車個咯。（他最喜歡玩玩具車了。）
 (67) 到時渠會來個咯。（到時他會來的。）
 (68) 我估渠到時會來個咯。（我猜他到時會來的。）
 (69) 而今啲後生仔係嘅個咯。（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的。）
 (70) 渠咁大個人，識得自己照顧自己個咯。（他都這麼大了，會自己照顧自己的。）
 (71) 你唔聽話呢，你阿媽返來實聽一定打你個咯。（你要是不聽話，你媽媽回來一定會打你的。）

有幾點需要說明。第一、以上各例句末的“咯”都可以替換為另一個句末助詞“嘞 [lak³]”，兩者在句子的命題意義上沒有不同，但在語用功能上有微細差異（兩者的差別見 3.4 節）；第二、以上這些“……個咯”連用的格式中，“個”一般是必須出現的成分，如果省去會導致句子的接受度低，如以下一組例句的 a 句；句末的“咯”（或“嘞”）則常常允許省去：

- (72) a. * 阿爺最中意吃魚生咯。 b. 阿爺最中意吃魚生個。
 (73) a. * 渠最中意耍玩具車咯。 b. 渠最中意耍玩具車個。
 (74) a. * 我估渠到時會來咯。 b. 我估渠到時會來個。
 (75) a. * 到時渠會來咯。 b. 到時渠會來個。
 (76) a. * 而今啲後生仔係嘅咯。 b. 而今啲後生仔係嘅個。

“……個咯”格式中“個”的強制性程度更高，說明句子的判斷義與“個”密切相關。“個”在肇慶話中是一個多功能虛詞，兼有量詞、領屬標記和句末助詞等功能，對應於廣州或香港粵語的“嘅”。¹⁰已有研究指出，香港粵語句末助詞“嘅”是一個“表示決定性的語氣詞”（張洪年 2007 [1972]: 200），肇慶粵語的句末助詞“個”也具有與香港粵語句末的“嘅”十分類似的功能，可以確認某種背景信息（例（77）），或加強斷言語氣，表示“情況確實如此”（例（78）），也常常與“係”構成“係……個是……的”焦點結構（例（79））：

- (77) 阿嫲唔中意吃西餐個，口 [na⁵⁵]_同渠去飲茶啦 [la⁵⁵]。（奶奶不喜歡吃西餐的，和她去喝早茶吧。）
- (78) 嗰這種菜煮出來喇些湯係嘅_{這樣}個色個。（這種菜做成的湯是這樣的顏色的。）
- (79) 係我話改成聽日去個，唔關渠事。（是我說改為明天去的，跟他沒關係。）

前述“……個咯”例子中的“咯”在句法層面不是強制出現的，不出現句子也可以說，但是在日常會話中“咯”常常出現。“咯”的出現往往起到使句子語氣更加緩和的作用，當“咯”的發音拖長時，這種緩和語氣的效果更為明顯。例如，以下例（80）和（81）中，“咯”不出現句子也可以說，但“咯”的出現使句子表達的“勸說”語氣更為緩和，讓受話人更容易接受：

- (80) 到時渠會來個咯，你唔使擔心個。（到時他會來的，你不用擔心的。）
- (81) 而今啲後生仔係嘅個咯，由得渠喇啦 [la⁵⁵]。（現在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的，隨他們吧。）

另外，從以上例句可見，肇慶方言的“……個咯”在普通話裡有時對應為句末的“了₂”（如例（65）–（66）），有時則不能用“了₂”表達，而要用表示判斷和確認語氣的句末助詞“的”，並且“的”的後面不能再出現“了”（如例（67）–（71））。這些對應到普通話裡只能用“的”而不能“了”的例子，大部分都是表示說話人推測性的判斷。有趣的是，筆者常常會聽到說“廣東普通話（廣普）”的人說出“……的了”的句子，如“到時候他會來的了”、“現在的年輕人是這樣

¹⁰ 肇慶話“個”的語音形式為 [kɔ³³]，與量詞“個”同音，兼有領屬標記和句末助詞的語法功能，領屬標記用法如：“渠個仔（他的兒子）”，“嗰 [kɔ⁵²] 件衫係我個（這件衣服是我的）”。廣州粵語的量詞“個 [kɔ³³]”與領屬標記及句末助詞“嘅 [ke³³]”的讀音有關聯但不相同，而肇慶粵語中量詞、領屬標記和句末助詞這三項功能對應的語音形式都是“個”。

的了”，這大概是說“廣普”的人將他們的母語粵方言中的“嘅/個+了₂類助詞”的連用組合遷移到普通話裡去了。

3.2.2. 在否定祈使句中表示建議或勸告

“咯”可以用在否定性的祈使句句末，幫助表示建議或勸告的語氣。在以下一組例句中，“咯”不出現句子也符合語法，但“咯”的出現使句子的語氣更加緩和，建議和勸告的色彩更明顯。這些例子的“咯”也可以替換為“嘞 [lak³³]”，意思沒有明顯的改變。

- (82) 你唔好去咯 / 嘞。(你別去了。)
 (83) 唔好等渠咯 / 嘞。(別等他了。)
 (84) 都係唔好搵渠咯 / 嘞。(還是別找他了。)

“咯”一般只出現在否定祈使句的句末，如果是肯定性的祈使句，則一般用“嘞 [lak³³]”，用“咯”的可接受度相對更低：

- (85) 等我來嘞。/? 等我來咯。(讓我來吧。)
 (86) 不如你去嘞。/? 不如你去咯。(不如你去吧。)
 (87) 一係搵渠幫手嘞。/? 一係搵渠幫手咯。(要不然找他幫忙吧。)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句子前面加上了“(都)話……”，這時句末可以出現“咯”，但這裡“咯”應該是與“話”同屬於主句的層次，這種用法仍屬“變化”義，即表示“都說了……”的意思，與祈使句不同：

- (88) (都)話等我來埋單咯。(都說了讓我來結帳了。)
 (89) (都)話你去咯。(都說了你去了。)

3.2.3. 表示“(也)確實如此”(“夠……咯”)

Matthews & Yip (2011 [1994]: 403) 認為香港粵語的“咯”主要表達一種決定性 (definitive) 語氣，其中一個例子是“夠……咯”格式 (普通話翻譯為筆者所加)：

- (90) 你估得你忙呀，我夠係咯。(你以為只有你忙嗎，我也是呀。)(Matthews & Yip 2011 [1994]: 403)

肇慶方言的“咯”也可以構成“夠……咯”格式，使用的語境通常是在對方說出某個情況後，說話人強調自己(或別人)的情況也是如此，例如：

- (91) 我夠想發達咯，有咁容易得□ [kə⁵⁵]？¹¹（我也想發達呀，有這麼容易嗎？）
- (92) 甲：最近我心情好差。（最近我心情很差。）
乙：我夠係咯。（我也是呀。）
- (93) （媽媽訓斥孩子偷懶不寫作業：）人屋_{別人}夠叻咯，又唔見人屋_{別人}偷懶？（別人也累呀，怎麼不見別人偷懶呢？）¹²
- (94) 我夠知咯，使你講？（我也知道呀，還用你說？）

“夠”是必須出現的成分，也不能替換為其他成分，如果“夠”不出現，以上句子的意義只能解讀為事態變化，如“我想發達咯”只能解讀為“我想發財了”（以前不想，現在想），“我叻咯”只能解讀為“我累了”（之前不累，現在累）。在該格式中，“咯”還可以替換為另一個高平調的句末助詞“□ [lə⁵⁵]”，句子意思基本沒有變化，但用“□ [lə⁵⁵]”時句子語氣更強烈一些（“□ [lə⁵⁵]”與表達“顯然如此”的語氣有關，詳見 3.3.2 節），如以上例（91）（93）可替換為：

- (95) 我夠想發達□ [lə⁵⁵]，有咁容易得□ [kə⁵⁵]？
- (96) 人屋夠叻□ [lə⁵⁵]，又唔見人屋偷懶？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肇慶粵語的“咯”的這種用法在普通話中不能用“了₂”來表達，而一般用“啊”或“呀”。

3.2.4. 表示“已然如此、無法逆轉”

前文 3.2.1 節提到“咯”的語氣用法隱含“已然如此、不可改變”的意味。Kwok (1984: 49–50) 指出香港粵語的“咯”帶有一種該情況無法避免 (inevitability) 或無法逆轉 (irrevocability) 的含義，例如（普通話翻譯為筆者據原文英語翻譯所加）：

- (97) 你都過咗海咯。（（那時）你都已經過了海了。）
- (98) 橫掂都要買嘅咯。（橫豎都是要買的。）
- (99) 你都決定咗咯，仲問我做乜？（你都已經決定了，還問我幹什麼？）
（Matthews & Yip 2011 [1994]: 403）

肇慶粵方言的“咯”也有類似的用法，構成“NP+ 都 +VP+ 咯”格式，表達“情況已然如此，無法逆轉或改變”的意思：

¹¹ 這個 [kə⁵⁵] 應該是句末助詞“個”和“呢 [ə⁵⁵]”的合音形式。

¹² “人屋”的讀音是 [jen²¹ uk⁵] 或 [jen²¹ nuk⁵]。

- (100) 唔做都做啱咯，不如乾脆做埋渠啦。（不做都做了，不如乾脆做完它吧。）
- (101) 你都口 [tsai³⁵] 扔、丟 啱幾萬蚊落去咯，唔爭^平差在界埋個啱啲啱一點兒啦。（你都扔了幾萬塊錢下去了，不差這一些些兒吧。）
- (102) 人都走啱咯，仲諗^想來做乜得口 [kə⁵⁵]（人都走了，還想著做什麼？）
- (103) 我都口 [na⁵⁵] 同你整好齊咯，你仲想點啊？（我都幫你全部弄好了，你還想怎樣？）

筆者認為，這種用法其實與“咯”表示變化的時體意義密切相關，很難截然分開，可以看作“咯”的變化義在由副詞“都”構成的格式中得到“事情已成事實、無法逆轉”的額外語義解讀。不過，也不能排除當“都……咯”共現的頻率較高後，這種格式的語義解讀有可能逐漸凝固為“咯”的一種固定用法和意義，因而暫時先單獨列為語氣用法的其中一項。

3.3. 普通話“了₂”的語氣用法在肇慶粵方言中的對應形式

上一節我們描寫了肇慶方言“咯”的四種語氣詞用法，本節我們根據武果（2007）界定的普通話句末“了”的幾種語氣詞用法，考察這些用法在肇慶粵方言中與“咯”的對應關係。武果（2007）綜合 Chao（2011 [1968]）和 Li & Thompson（1981）等經典研究，概括出普通話“了”的三類主觀性用法，分別是：“說話人的判斷”，如“湯鹹了”這種表示程度偏離說話人預期的用法；“說話人的觀點”，如“我最喜歡吃魚了”中的“了”；以及“說話人的認識”，如“你一定是張太太了”中的“了”。本文發現，普通話的語氣詞“了”的這些用法與肇慶粵方言的“咯”多不能直接對應。下面分別具體說明。

3.3.1. 表達程度偏離義“啱”必須出現

武果（2007）將表示程度偏離義的“NP+Adj+了”歸納為普通話句末“了”的一種語氣用法（屬於“說話人的判斷”），如“湯鹹了”、“這鞋小了”、“這個坑挖淺了”等。在肇慶方言裡，形容詞謂語或述結式加上“咯”無法表達程度偏離的意思，若句子可以接受，也只能表達變化義，例如：

- (104) 啲湯鹹咯。（只能解讀為：湯開始變鹹了。）
- (105) * 對鞋買細咯。
- (106) * 個坑挖深咯。

肇慶方言若要表達普通話“(V)A了”格式的程度偏離義，必須使用相當於“了₁”的動後助詞“啱”，而“咯”的出現則是可選的，構成“V+A+啱(咯)”格式，例如：

- (107) 啲湯煮鹹啱 (咯)。(湯煮鹹了。)
(108) 對鞋買細啱 (咯)。(鞋買小了。)
(109) 個坑挖深啱 (咯)。(這個坑挖深了。)

據筆者觀察，在日常會話中表達程度偏離義，肇慶方言更常用的格式不是“V+A+啱+咯”，而是用“(V)A+啱+程度表達”，如：

- (110) 啲湯(煮)鹹啱少少。(湯鹹了點兒。)
(111) 對鞋(買)細啱啲一些。(這雙鞋小了一點兒。)
(112) 個坑(挖)深啱啲一些。(這個坑挖深了一點兒。)

從以上兩種表達格式來看，肇慶方言中表達程度偏離義依靠的是動後助詞“啱”，“咯”自身並不能表達程度偏離標準的語義。

3.3.2. 表達說話人的觀點或判斷用“……個咯/嘞”

武果(2007)概括的普通話“了”的第二種主觀性用法是“說話人的觀點”，表示說話人的固有的觀點偏離語境中明示或隱含的觀點，例如：

- (113) 我最喜歡吃魚了。
(114) 這個瓜很甜了。
(115) 這個你當然懂了！

以上三個句子分別代表三種句式，在肇慶話中，都不能直接對應為“咯”。首先，“我最喜歡吃魚了”這種句式對應為“……個咯”，其中的“個”是必須出現的，我們在3.2.1節已經介紹過，這裡不再贅述。

“這個瓜很甜了”一例出自 Li & Thompson (1981)，原文認為，這個句子可以出現的語境之一是在對方提出“這個瓜不甜”、然後說話人說出該句進行反駁。在肇慶粵方言中，“這個瓜很甜了”無法直接對應表達，其中的程度副詞“很”不能對應為粵語的程度副詞“好”。表達類似的意思，可以用“算+形容詞+個+咯/嘞 [lak³]”：

- (116) 嗰只西瓜算甜個咯/嘞。(這個西瓜算甜了。)
(117) 嗰個衰仔都算乖個咯/嘞。(這個小鬼還算乖了。)
(118) 你算好個咯/嘞，阿乜誰誰仲慘口 [lə⁵⁵]。(你算好了，那誰更慘了。)

“這個你當然懂了！”一例源自 Chao (2011 [1968]: 802)，原文把這種意義概括為“顯然如此 (obviousness)”。這類格式表達的語氣強度較高，在肇慶話中最常用

的是一個高平調的句末助詞“□ [lə⁵⁵]”，一般不用“咯”，並常與表示肯定的評注性副詞“梗_{一定}”共現：

- (119) 個樣嘢你梗_{一定}識□ [lə⁵⁵]/? 咯！（這種東西你一定懂了！）
 (120) 梗_{一定}係你去□ [lə⁵⁵]/? 咯，唔通我去囉嗰？（當然是你去了，難道我去嗎？）
 (121) 噉□ [tse²¹]_就最好□ [lə⁵⁵]/? 咯！（那就最好了！）

在肇慶粵方言中，高平調 55 往往與更高的語氣強度有關，如以下各組例句中的 a 句和 b 句的命題意義基本相同，a 句的句末助詞為中平調，b 句的句末助詞為高平調，b 句的語氣比 a 句更強：

- (122) (普) 用得著這樣嗎？
 a. 使唔使噉_{這樣}啊 [a³³]/ 話 [wa³³]？（帶有質疑、不滿的語氣）
 b. 使唔使噉_{這樣}呢 [ə⁵⁵]？（帶有反詰、怨憤的語氣）
 (123) (普) 你別去了。
 a. 你唔好去咯 [lɔk³]/ 嘞 [lak³]。（建議、勸告）
 b. 你唔好去□ [lə⁵⁵]！（語氣更強，表明說話人非常在意、著急）

3.3.3. 表達說話人的認識主要用“嘞 [lak³]”而不用“咯 [lɔk³]”

武果（2007）界定的普通話語氣詞“了”的第三種用法是表達“說話人的認識”，表示說話人對某一事態的認識是原先沒有、剛剛形成的。這種用法常常與表達判斷的“是”同現。按原文舉例大致可分為兩種格式。第一種格式是“推測性副詞 + 是 + NP + 了”：

- (124) 你一定是張太太了。
 (125) 這個一定是恐龍蛋了。

這類格式在肇慶粵方言中相應的表達方式是“推測性副詞 + 係_是 + NP + 嘞 [lak³]”，其中的句末助詞不能替換為“咯”：

- (126) 你梗_{一定}係張太嘞 /* 咯。（你一定是張太太了。）
 (127) 我估你梗_{一定}係張太嘞 /* 咯。（我猜你一定是張太太了。）
 (128) 你應該係渠大佬嘞 /* 咯。（你應該是他大哥了。）
 (129) 個隻實係恐龍蛋嘞 /* 咯。（這隻一定是恐龍蛋了。）

表示“說話人的認識”的第二類格式是：“這就是……了”，在肇慶粵方言中也一般用“嘞 [lak³]”，不用“咯”。例如：

- (130) 嘞_這個就係我一直唔話畀你聽個原因嘞 /? 咯。(這就是我一直不告訴你的原因了。)
- (131) 嘞_這樣就係我最深個感受嘞 /? 咯。(這個就是我最深的感受了。)
- (132) 噏 [na²¹]，嘞_這份就係你個生日禮物嘞 /? 咯。(你看，這就是你的生日禮物了。)

這些句子都屬於由判斷動詞“係”表示的判斷句，不過它們使用的語境一般是說話人向對方介紹自己的某種判斷、認識，而不是單純地斷言一個命題。在這些語境中，句末助詞一般用“嘞”而不是“咯”。

3.4. 小結

本章我們介紹了肇慶粵方言“咯”的語氣詞用法，並與普通話句末“了”的語氣詞用法進行了初步比較，兩者的語氣功能異同可以總結為下表：

表 1 肇慶粵方言“咯”與普通話句末“了”的語氣用法比較

語氣用法	普通話句末 “了 ₂ ”	肇慶粵方言 “咯 [lak ³]”	普通話 / 肇慶粵方言例句
否定祈使句中表建議或勸告	+	+	普：你別去了。 粵 _{肇慶} ：你唔好去咯。
“最……”判斷句	+	(+)	普：他最喜歡吃魚了。 粵 _{肇慶} ：渠最中意吃魚個咯。
介紹性等同判斷	+	-	普：這就是你的生日禮物了。 粵 _{肇慶} ：嗰份就係你個生日禮物嘞。
推測性等同判斷	+	-	普：你一定是張太太了。 粵 _{肇慶} ：你實係張太嘞。
程度偏離	+	-	普：湯鹹了。 粵 _{肇慶} ：啲湯鹹嘍啲。
帶確定性語氣的推測	-	(+)	普：他會來的。 粵 _{肇慶} ：渠會來個咯。
(某人也)確實如此	-	(+)	普：我也是啊 / 呀。 粵 _{肇慶} ：我夠係咯。

從上表可見，普通話句末“了”與肇慶粵方言“咯”的語氣用法雖有部分重合，如兩者都可以用在否定祈使句的句末表示建議、勸告，但在更多的用法上則體現出彼

此的不對應。一方面，普通話“了”的一些語氣功能在肇慶粵方言中不能由或不能只由“咯”表達，如“我最喜歡吃魚了！”這類格式在肇慶粵方言中對應為“……個咯”，“你一定是張太太了”這類與受話人關係密切的判斷句在肇慶粵方言中一般用另一個句末助詞“嘞 [lak³]”；另一方面，肇慶粵方言“咯”的某些語氣用法，在普通話中並不能對應為“了”，如表示帶確定性的認識在普通話中用“的”，粵語表示“某人情況也確實如此”的格式“夠……咯”在普通話中一般用句末助詞“啊”或“呀”。此外，表程度偏離的動補結構“動詞+形容詞+了”，在肇慶粵方言中不能用“咯”或“嘞”表達，而是用表完成的動後助詞“嘞”，在廣州話中這類格式也只能用表完成的動後助詞“咗”而非句末助詞“喇”，這說明普通話表程度偏離的“動詞+形容詞+了”中的“了”有可能是動後的“了₁”而非句末“了₂”。

以上的比較也反映出肇慶粵方言裡的一對句末助詞“咯 [lɔk³]”和“嘞 [lak³]”之間的微妙差別。“咯”和“嘞”雖然在不少語氣用法上可以彼此替換，但“咯”的語氣用法主要處於斷言層面，而“嘞”更多地關涉到受話人，與標明該命題與對方的相關性、引起對方注意等語用功能有關。這樣可以解釋，上表中普通話“了₂”可以表達的“介紹性”和“推測性”的等同判斷，在肇慶粵方言中用“嘞”而不用“咯”，因為這兩種用法都與受話人密切相關。這一點在一些“宣告”類的語境中體現得更加明顯：

(133) 從今日起，你就係張太太嘞 /? 咯。(從今天起，你就是張太太了。)

(134) 從今日起，你就係博士嘞 /? 咯。(從今天起，你就是博士了。)

另外，“嘞”與表示意外、驚訝的嘆詞“喎 [wɔ³⁵]”不兼容，“V 嘞咯”與這類嘆詞組合接受度雖然也不算高，但“嘞”在這類語境出現完全不能接受。例如：

(135) a. 喎 [wɔ³⁵]，我個銀包唔見嘞個？(咦，我的錢包怎麼不見了？)

b. ? 喎 [wɔ³⁵]，我個銀包唔見嘞咯。(咦，我的錢包不見了。)

c. * 喎 [wɔ³⁵]，我個銀包唔見嘞嘞。(咦，我的錢包不見嘍！)

“丟錢包”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是一件突發的意外事件，我們一般只能向他人報道這個事件，而不會事先知道並有所準備（“宣佈”），因而“嘞”與這類表示意外事件的句子以及標記意外範疇的嘆詞“喎 [wɔ³⁵]”搭配會顯得怪异。¹³

¹³ “V 嘞咯”與標記意外範疇的嘆詞以及這類意外事件搭配在接受度也不算高，這是由於“V 嘞咯”表示事態變化義時往往隱含說話人對該事態從沒有發生到已經發生的預期，而非憑空地報道某個事件發生（見本文 2.3 節）這種預期義與意外事件不是和諧的配對。

4. 肇慶粵方言“咯”的語音規則和句法層級

4.1. “咯”的語音規則

最後我們簡要討論一下“咯”的語音規則與句法層級。當“咯”位於句末停頓之前時，讀音為 [lɔk³³]；當“咯”後面加上其他句末助詞時，語音形式發生改變，入聲尾 -k 不能出現，讀為 [lɔ³³] 或 [lɔ̃³³]，例如：¹⁴

- (136) 渠做齊作業咯啞 [lɔ³³ kwa³³]/*[lɔk³³ kwa³³] ? (他做完作業了吧?)
(137) 渠做齊作業咯咩 [lɔ³³ mɛ⁵⁵]/*[lɔk³³ mɛ⁵⁵] ? (難道他做完做作業了嗎?)
(138) 渠做齊作業咯嗎 [lɔ³³ wɔ³³]/*[lɔk³³ wɔ³³]。(他做完作業了哦。)
(139) (渠話) 渠做齊作業咯嗎 [lɔ³³ wɔ²¹]/*[lɔk³³ wɔ²¹]。(他說他做完作業了。)

本文將以上例句中出現在其他句末助詞之前的語音形式 [lɔ³³] 或 [lɔ̃³³] 看作“咯 [lɔk³³]”的語音變體(弱化形式)，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出現在這些位置的 [lɔ³³] 或 [lɔ̃³³] 表示事態變化，語法意義與“咯”相同；其二，在廣州/香港粵語中，某個句末助詞在其他句末助詞之前出現時語音形式發生變化(通常是弱化)是一個常見現象。例如，以下幾例是張洪年(2007 [1972]: 208–209)從電台廣播劇中摘出的句末助詞連用的部分例句，當句末助詞“喇 [la³³]”後面出現其他句末助詞時，除以下第一句中實際讀音仍為 [la] 之外，其他例句中“喇”的實際讀音都是 [lɔ]，主要元音發生了央化：¹⁵

- (140) 佢爸爸都知道你同佢行嘅喇啞。[.kə .la .pɔ] (他爸爸也知道你跟他處對象了吧。)
(141) 噉你即係話真係唔理個個戴小姐嘍喇嗎。[.kə .lə .wɔ³³] (這樣你是說真的不理那個戴小姐了哦。)
(142) 你都肯請食飯喇咩? [.lə mɛ⁵⁵] (你也肯請客吃飯了嗎?)
(143) 係噉嘅喇啞? [.lə kwa³³] (是這樣了吧?)

這種語音弱化經過規約化，已經逐漸演變為助詞連用時的固定語音形式，如以上後三例中的“喇”若讀為前低元音的 [la] 的話，反而顯得不自然。以上例句中出現的同类情況還有“嘅”在句末停頓之前讀作 [kɛ³³]，在其他句末助詞之前則讀作 [kɔ³³]；“啞”在句末停頓之前讀作 [ka³³]，位於其他句末助詞之前則讀 [kɔ³³]，等等。基於以

¹⁴ 在後兩例中，當 [lɔ³³] 後面的句末助詞主要元音是 [ɔ] 時，因逆同化作用 [lɔ³³] 也常常發成 [lɔ̃³³]。

¹⁵ 本組四個例句的標音按張洪年(2007 [1972])的原文照錄，唯原文標記聲調用的是五度標記法，今按本文格式統一改為調值數碼法。例句的普通話翻譯為筆者所加。

上兩點理由，本文將肇慶方言中出現在其他句末助詞之前的、表示事態變化的助詞語音形式 [lɔ³³] (或 [lɔ³³]) 看作句末時體助詞“咯”的弱化形式。

需要說明的是，香港粵語的句末助詞可以切分出小於一個音節的承載意義的單位，句末助詞的聲調、韻尾、聲母甚至主要元音都可以承載一定的語義或語氣功能（參看 Law 1990, Fung 2000, Li 2006），如香港粵語的 -k 可以分析為一個句末助詞成分，表示更强的“感情”，在多項句末助詞層級中位於最右端的位置（鄧思穎 2015: 287）。按照這種思路，肇慶粵方言的“咯”似乎也可以切分為 [lɔ³³]/[lɔ³³] 與 -k 韻尾這兩個組成部分，其中 [lɔ³³]/[lɔ³³] 表示事態變化的時體語義，-k 尾承載某種語氣功能，只能出現在句末停頓之前。不過，這種分析是否適用於肇慶粵方言的句末助詞系統還有待更詳盡的考察來論證。

4.2. 助詞連用與“咯”的句法層級

引言中已經提到，肇慶方言的“咯”具有根句的特徵，只能出現在小句或句子末尾，不能出現在內嵌小句。本節我們以“咯”與其他句末成分的共現順序為主要依據來討論“咯”在句子邊緣（periphery）結構裡的句法位置。

鄧思穎（2015: 193–194）按照意義和功能將（香港）粵語的句末助詞分為七個小類，分別表示事件、時間、焦點、情態、疑問、祈使和感情有關的語義功能。由於“咯”的時體功能和語氣功能分屬不同的語義功能類別，可能對應不同的句法位置，為使討論更加清晰，我們將“咯”分為“咯₁”（時體助詞）和“咯₂”（語氣助詞）兩個助詞單位。從語義來看，“咯₁”表示事態變化，與時間密切相關，應屬於以上七類中的“時間”一類。從“咯₁”與其他句末助詞的共現順序來看，也符合這一判斷。一方面，“咯₁”必須出現在與“事件”有關的句末助詞“先”（表示“暫時先……”）和“添”（表示“擴充範圍”、“甚至”義）的後面：

(144) 唔好理渠先咯 /* 咯先！（先不要理他了！）

(145) 你咁遲先返來，人家都走嘍添咯（/* 咯添）。（你這麼晚才回來，人家都走了。）

(146) 等你畢業，我個仔都返小學添咯（/* 咯添）。（等你畢業，我兒子都上小學了。）

另一方面，“咯₁”必須出現在某些句末助詞的前面。這些句末助詞有的表示推測，屬於“情態”的范疇，如“啱 [kwa³³]”；有的表示句子的語氣類型為疑問句，屬於“疑問”范疇，如“咩 [me⁵⁵]”；有的表達交際層面的功能（如提醒對方注意等），屬於“祈使”范疇，如“喎 [wɔ³³]”，“咯₁”必須出現在這些句末語氣助詞的前面，例如：

- (147) 渠吃完飯咯啫 (/ * 啫咯) ? (他吃完飯了吧?) (時間 > 情態)
(148) 你做齊作業咯咩 (/ * 咩咯) ? (難道你做完作業了嗎?) (時間 > 疑問)
(149) 渠吃完飯咯啞 (/ * 啞咯) 。 (他吃完了飯哦。) (時間 > 祈使_{提醒注意})

在一些三個助詞連用的例子中，“咯₁”在句法層級光譜中的位置更加清晰：

- (150) 渠去啲先咯啫 [sin⁵⁵ lə³³ kwa³³] ? (他已經先去了吧?) (事件 > 時間 > 情態)
(151) 唔好理渠先咯呢 [sin⁵⁵ lə³³ ne²¹] ! (先不要理他了嘛!) (事件 > 時間 > 祈使)

綜上，表示時體意義的“咯₁”出現在表示“事件”的句末助詞之後、在表示“情態”、“疑問”和“祈使”等功能的句末助詞之前，“咯₁”在句子邊緣的句末助詞層級中應該位於表示“時間”的功能位置。

下面討論表示語氣功能的“咯₂”。本文第3章曾討論表示說話人觀點與判斷的“……個咯”格式。助詞“個”表示判斷和確定性語氣，常構成“係……個_{是……的}”焦點結構，可歸為表示“焦點”功能的句末助詞類別。當“咯₂”與“個”共現時，“咯₂”必須出現在“個”的後面，¹⁶如以下在本文第3章出現過的例子：

- (152) 我最中意吃榴蓮個咯 / (* 咯個) 。 (我最喜歡吃榴蓮了。)
(153) 到時渠會來個咯 / (* 咯個) 。 (到時他會來的。)
(154) 嗰個衰仔都算乖個咯 / (* 咯個) 。 (這個小鬼還算乖了。)

從助詞共現順序的角度看，“咯₂”出現在表示“焦點”的句末助詞“個”之後、句末停頓之前；從語義功能的角度看，“咯₂”通常出現在表示說話人觀點、判斷或勸說的句子末尾，為句子帶來“緩和語氣”的效果，應屬於語義相對較抽象的“感情”一類。結合以上兩方面，可將“咯₂”歸為鄧思穎（2015）分類體系中表示“感情”的句末助詞。

5. 結語

本文詳細描寫了肇慶粵方言的句末助詞“咯”的時體意義和語氣功能，並與普通話的句末“了₂”進行了比較。在時體意義方面，“咯”與“了₂”的核心時體意義都是表達“事態變化”，但“咯”不能表達“了₂”具有的“單獨的過去事件”的功能；在語氣功能方面，“咯”可與“個”連用表達說話人的判斷或認識，可以在否定性祈

¹⁶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醒筆者注意“個咯”共現順序所反映的句法層級關係。

使句末尾表示建議或勸告，並起到一定的緩和語氣的作用。“咯”與“了₂”雖有部分用法彼此對應，如兩者都可出現在否定性祈使句末表示建議或勸告，但更多情況下是兩者處於不完全對應或不對應的關係。總的來說，一方面，普通話“了₂”具有表示說話人介紹性或推測性的判斷或認識的功能，這些功能在肇慶方言中有的對應為助詞連用結構“……個咯”，有的對應為另一個句末助詞“嘞”，“咯”在這類功能的分佈限制比普通話“了₂”更大；另一方面，“咯”或“個咯”的一些用法在普通話中不能用“了₂”表達，而是對應為“的”或“啊/呀”等句末助詞。根據語義功能和助詞連用順序，肇慶粵方言的“咯”可分為時體助詞“咯₁”和語氣助詞“咯₂”，分別屬於粵語句末助詞層級系統中表示“時間”和“感情”的助詞類別。

從肇慶方言“咯”與普通話“了₂”的用法比較可見，雖然方言中一般存在與“了₂”大致對應的句末助詞成分，但方言中的這種“了₂”成分的句法分佈限制和語義功能可能與“了₂”有不少差異，這些差異必須通過細緻的句法比較才能顯露，而這些差異或有助於我們離析清楚普通話“了₂”的若干相似用法之間的差別，也有助於探討普通話及方言的句末助詞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本文描寫肇慶方言“咯”的用法時雖然主要以普通話“了₂”為參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肇慶方言“咯”與廣州/香港粵語相關句末助詞的對應關係。從用法上看，肇慶方言的“咯”與廣州/香港粵語的“喇 [la³³]”、“咯 [lok³]”和“嘞 [lak³]”的功能都有部分重合。肇慶方言“咯”的時體助詞用法與廣州/香港粵語的“喇 [la³³]”基本對應，核心語義都是表示“事態變化”。肇慶方言“咯”的語氣助詞用法，一方面對應於廣州/香港粵語的“咯 [lok³]”，如表示“確實如此”的“夠……咯”格式和“已然如此、無法避免”的“都+VP+咯”格式為肇慶方言與廣州/香港粵語所共享；另一方面對應於廣州/香港粵語的“嘞 [lak³]”，如在否定祈使句中表示建議、勸告，在廣州話中說“你唔好去嘞 [lak³]”，在肇慶話中說“你唔好去咯”（但也可用“嘞”）。肇慶等地粵方言與廣州/香港粵語中“了₂”句末助詞之間的對應關係應如何分析，是否反映了這些助詞的歷時演變過程，還有待深入研究。

鳴謝

本文初稿曾於第六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復旦大學線上會議，2020年10月24-25日）上報告，此次發表作了較大的增補。感謝參會老師和同學的提問、討論，《中國語文通訊》兩位匿名評審專家提供了相當細緻、有益的修改意見和建議，在此深表感謝。文章尚存問題均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Chao, Wynn & Evelynne Mui. 1999. The Forms of Negation in Cantonese. In Chaofen Sun (ed.),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98-115. Los Angeles, CA: GSIL,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Chao, Yuen Ren. 2011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en, Qianrui (陳前瑞). 2005. Juwei 'le' jianglai shijian yongfa de fazhan 句尾“了”將來事件用法的发展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1. 66–73.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0. Qianxi danshuang 'le'ju de yuyi duili: Jiantan 'le2' shiti gongneng de huafen 淺析單雙“了”句的語義對立——兼談“了2”時體功能的劃分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 (ed.),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6. 239–262.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
- Fan, Xiaolei (范曉蕾) & Kin Wing Kevin Chan (陳建榮). 2022 (待刊). Xianggang Yueyu 'zuo' de yufa tedian: Yu Beijinghua 'le1' de bijiao 香港粵語“咗”的語法特點——與北京話“了₁”的比較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23(3).
- Fung, Roxana Suk-Yee. 2000. *Final particles in standard Cantonese: Semantic extension and pragmatic inference*.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Guo, Rui (郭銳). 1993. Hanyu dongci de guocheng jieyou 漢語動詞的過程結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6. 410–419.
- Klein, Wolfgang. 1994. *Time in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wok, Helen. 1984. *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w, Sam-Po. 1990. *The syntax and phonology of Canto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Boston, MA: Bosto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i, Boya. 2006. *Chinese final particles and the syntax of the periphery*.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Li, Charles & Sandr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2011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2nd edn. London: Routledge.
- Mochizuki, Keiko (望月圭子). 2000. Hanyu li de “wanchengti” 漢語裡的“完成體”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1. 12–16.
- Shan, Yunming (單韻鳴). 2020. Guangzhouhua de foudingci he foudingjieyou 廣州話的否定詞和否定結構 In Zhenyu Chen (陳振宇) & Yimin Sheng (盛益民) (eds.), *Hanyu Fangyan Fouding Fanchou Yanjiu* 漢語方言否定范疇研究, 283–300. Shanghai: Zhongxi Shuju 上海: 中西書局.
- Shao, Yi (邵宜), Bohui Zhan (詹伯慧) & Wei Wu (伍巍). 1997. Yuexi shixian(shi) Yue fangyan de yuyin tedian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的語音特點 *Fangyan* 方言 1. 39–44.
- Smith, Carlota. 1997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n. Dordrecht: Kluwer.
- Vendler, Zeno. 1967 [1957]. Verbs and times. *Philosophical Review* 66. 143–160. Reprinted in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97–121.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Guo (武果). 2007. Yuqici “le” de “zhuguanxing” yongfa 語氣詞“了”的“主觀性”用法 In Beijing Daxue Hanyu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36, 341–362.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Xu, Yifa (徐毅發). 待刊. Guangdong Zhaoqing Yue fangyan biao fangshi de donghou zhuci “[tu⁵⁵]” 廣東肇慶粵方言表方式的動後助詞 “啲 [tu⁵⁵]” *Fangyan* 方言 .
- Yiu, Yuk Man Carine. 2001. *Cantonese final particles LEI, ZYU and LAA: An aspectual stud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Phil thesis.
- Zhan, Bohui (詹伯慧) (ed.). 2002. *Guangdong Yuefangyan Gaiyao* 廣東粵方言概要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 Zhan, Bohui (詹伯慧) & Risheng Zhang (張日昇). 1998. *Yuexi Shixianshi Yue Fangyan Diaocha Baogao* 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On the Aspectual and Mood Functions of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lɔk³] in Guangdong Zhaoqing Yue Dialect

Yifa Xu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aspectual meanings and the mood usages of the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lɔk³] in the Yue dialect spoken in Zhaoqing, Guangdong. The core aspectual meaning of [lɔk³] can be generalized as ‘denoting change of state’. It cannot denote the meaning of ‘isolated past event’ of *le* in Mandarin. [lɔk³] can also be used to express meanings regarding moods or forces, such as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judgments or epistemic attitudes with the company of another particle [kɔ³³]. There are quite a few cases where the force usages of *le* in Mandarin are not equivalent to that of [lɔk³] (and vice versa). Based on its syntactic 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tense-aspect particle [lɔk³] belongs to the categories denoting ‘time’ while the mood-force particle [lɔk³] belongs to the categories denoting ‘emotion’.

Keywords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Yue dialect, Mandarin *le*, change of state, mood functions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 研究生辦公室3001

電郵地址：yxubq@ust.hk

收到稿件日期：2020年12月3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1年5月17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1年6月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1年6月1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1年7月30日